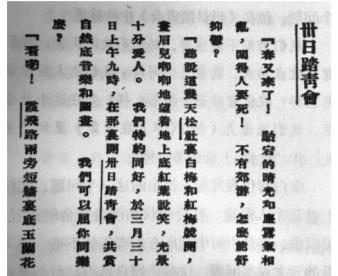


百余年前飞扬激越的“踏青会”

春雷隐隐，春雨疾来骤去，天地万物焕然一新。清明前后，春和景明，天气清朗，四野明净，正是一年中最美的踏青好时节。但是你知道百余年前的“踏青会”是什么样子吗？在那个“天发杀机，战云四飞”、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年代，一群忧国忧民的志士相约踏青，飞扬激越，清晰地留下了五四新青年们勇往直前的昂扬背影。



▲康白情为“踏青会”所作《卅日踏青会》一诗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各种新思潮在中华大地上奔涌激荡。当此风雷乍起之际，各地学生会、工商学各界联合会等

松社里的《卅日踏青会》

1920年3月30日上午9时，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松社里，一群青年男女徜徉在红白相间的梅花丛中。这次聚会是由旅沪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的。3月28日，他们匆匆发出踏青同乐的邀约，经过北大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也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少年中国学会”骨干康白情与在沪不少热心人士对聚会约请的接力传递，短短两天时间，有70多名新青年欣然赴会。康白情为此特作白话诗《卅日踏青会》一首，记述了踏青会的经历。

松社里古木参天，景色宜人，虽然那天有些阴霾，而这么多阳光伙伴聚在一起，瞬间给松社增添了许多耀眼亮色。他们有互相认识的，也有互相陌生的。不知谁出的主意，要求每人身上佩戴一张绢条儿，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这些飘在胸前的“流动桌牌”很快让大家由陌生变为熟悉，话声笑声，南腔北调，飘向松社每个角落。

为什么要选择松社作为

“踏青会”台前幕后

如果把时光倒回1920年3月30日前后，可以在现代史若干重要节点上看到“踏青会”及全国学联评议会参加者的活跃身影。

这年3月初，陈独秀和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毛泽东等青年学生发起创立“上海工读互助团”，“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在这个新组织中实现半工半读，互相协

如雨后春笋般竞相萌生，一些全国性民众社团在上海悄然揭牌。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一是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一是全国各界联合会。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纷纷派出代表出席这两个团体的活动，参与议决各类议案，呼应鼓荡着全国各地爱国民主运动浪潮。再加上上海的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尤其是《申报》和

风云际会三月天

《民国日报》等影响甚大的报纸，对五四以来各地学生运动和工商各界爱国民主运动据实刊载，上海一时间成为各种新思潮汇聚中心和爱国民主运动策源地。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一批批热血青年聚集上海。

这些跨地区聚会和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不仅影响着他们个人的人生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代中国的

发展轨迹。

1920年3月30日上午，一群在沪外省青年学子举行踏青会。这天参加上下午活动的逾百名新青年，既有不少在当时登高一呼的学生运动领袖，更有一些后来在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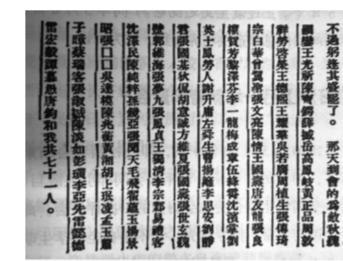
探寻这些新青年背后的故事，那一段激越飞扬的历史画面逐渐清晰。

里，我们底道儿（意即“途径”）应该怎么样？

康白情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是当时中国许多新青年想不透、绕不开的三大现实问题。这些话题自然引起与会者莫大兴趣，他们纷纷起立演讲，其中发起人之一彭璜那一口铿锵有力的湖南方言演讲，让人似懂非懂，格外有趣。

接下来便是游艺活动，青年男女生性活泼，有唱歌的、唱戏的，也有说笑话、玩画马游戏的，笑声掌声连绵不断。因为踏青会中有些青年学生不久后要去海外留学，“少年中国学会”骨干和发起人之一的左舜生拉着康白情走进圈内，朗诵康白情1919年写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送客黄埔》白话诗：

送客黄埔，
我们都牵着缆——风吹着我们的衣裳，——站在没遮拦的船楼边上，
黑沉沉的夜色，
迷离了山光水晕，就星火也难辨白。
……



▲康白情《卅日踏青会》诗末注释所附71名参会者名录

船呀，我知道你不问前途，径直奔那逆流的方向！

这中间充满了别意，但我们只是初次相见。

这些白描似的诗句，喷射着力量的离情别意，陶醉了这群才相聚又要别离的青年男女，把游艺活动引向高潮。

或许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康白情为《卅日踏青会》这首诗特地加上一条注释，记录下此次踏青会所有参加者的姓名。因为写诗时人去场空，其中有一人只记得姓张，名字却无从查询，只得写成“张口”，留下一个悬案。

当天下午沪上另一场青年聚会同样引人瞩目。这是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召开的一次评议会。

始探索建立青年集体组织的尝试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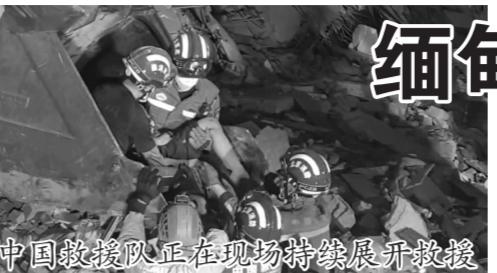
也在这年3月，湖南“驱张运动”如火如荼。有自称“旅京湘事维持会”者广发传单招摇过市，颠倒是非，以伪乱真，为张敬尧张目。3月25日，湖南公民代表毛泽东等45人联名发出快邮代电，题为《湘事维持会内幕》，揭其底细，还原真相。其中，彭璜、李思安、陈纯粹、柳敏、曹扬篱5人参加联署，他们也是5天后“踏青会”和全国学联评议会的参加者。

“踏青会”一个月后，毛泽东来到上海，他与彭璜、李思安等人几次拜访正在酝酿建党的陈独秀。

“踏青会”和全国学联评议会不过是五四时期一个寻常日子里发生在上海市的两场聚会，然而回望历史，参会者行色匆匆的背影，清晰地留下了五四新青年们勇往直前的足迹，伴随着春雷般爱国民主运动的吼声。

（摘自《纵横》2025.2 哈晓斯/文）

缅甸救灾让“命运与共”再一次具象化



乐观。强震严重破坏了当地的道路、桥梁、机场以及通信等基础设施，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遭受大面积毁损，医疗用品严重短缺。从灾区前方传回的画面令人揪心，尚有相当数量的灾民被掩埋在废墟下。缅甸呼吁的国际援助已得到多方响应。联合国宣布拨款500万美元启动救援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已准备向缅甸提供医疗物资。中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印度等国迅速向灾区调派救援人员和物资，欧盟、爱尔兰、韩国、新西兰等组织和国家宣布将提供援助。然而，考虑到灾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当地薄弱的基础

设施，当前救援力量与灾区需求仍有差距，挽救生命的努力应高于一切。

灾难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向缅甸伸出援手。在地震发生不到24小时内，中国已向缅甸派出数支救援队，并宣布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缅边境各口岸迅速启动震后应急通关机制，24小时值班，开辟“绿色通道”。跨境的快速反应，离不开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积累的互联互通成果和区域防灾合作经验，成为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生动注脚。3月30日清晨，中国救援队已在内比都的废墟下救出第一位幸存者。中国社会对缅甸灾情感同身受，相关信

息这几天占据了各大新闻网站的重要位置，中国网民给缅甸民众祝福鼓劲的留言“刷屏”，“命运与共”这个词在这刻再一次具象化。

国际上也有少数杂音，以“关注灾情”的名义搅地缘政治浑水。个别媒体在讨论国际对缅甸的援助时，将焦点扭曲为“借机扩大影响力”。这些杂音既无视缅甸民众的迫切需求，也与国际社会的主流呼声背道而驰。在当前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的时刻，自然灾害以最残酷的方式提醒人类：灾难面前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

（摘自《环球时报》3.30）

因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被警方拘捕，土耳其多地爆发示威抗议活动。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3月25日报道称，土耳其内政部长阿里·耶尔利卡亚表示，在针对伊斯坦布尔大都会发起的腐败和恐怖主义调查的抗议行动中，有123名警察受伤，1133名嫌疑人被拘留。

耶尔利卡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在3月19日至23日期间出现的非法活动中，被捕者中有隶属于12个不同恐怖组织的人员”。警方还查获了“强酸、石块、棍棒、烟花、燃烧瓶、斧头和刀具”等物品。耶尔利卡亚称，近日来，一些人滥用集会示威权，扰乱社会秩序，煽动街头抗议，袭击警察。

2019年，伊马姆奥卢以80万票优势击败埃尔多安阵营，成为世俗派市长。他在民调中始终领先埃尔多安20个百分点。反对派已锁定他为2028年大选候选人。然而上周五，他因“学历造假”被母校除名，紧接着被指控“教唆恐怖主义”。反对派指出，当局先通过司法手段剥夺其参选资格，再以莫须有罪名实施逮捕，这是清洗异己。如今伊斯坦布尔街头，30万民众高举“释放我们的市长”标语。

伊斯坦布尔面粉价涨了30%，过去一周，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暴跌14.5%、85%的通胀率让民众实际收入缩水七成。更严峻的是，埃尔多安宣布逮捕反对派领袖后，股市连续三天触发熔断，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将土耳其主权债务评级降至垃圾级。当超市开始用美元标价商品时，这个曾经的“新世界第七经济体”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综合环球网、中新网）

日本囚犯获赔偿金创该国最高纪录

据日本广播协会3月25日报道，静冈县地方法院3月24日作出裁决，“全球服刑时间最长”的死囚犯袴田岩因蒙冤入狱超47年获赔2.17亿日元（约合1048万元人民币），创下日本刑事案件赔偿金最高纪录。

1966年6月，静冈县清

DNA检测结果显示，作为关键物证的衣物上的血迹并不属于袴田。静冈地方法院认可这一观点并将袴田释放，等待重审。当时，他已经被关押超47年，成为全球服刑时间最长的死囚犯。此后十年，袴田在家服刑。

（据环球网）

美军军事行动泄密事件令人目瞪口呆

最近，美国一项涉及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打击的高度机密行动，因一场匪夷所思的“群聊事件”意外曝光。这一事件的荒诞程度，不仅震惊了媒体界，也在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总结来看，这场堪称“群聊门”的泄密事件，至少暴露了四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漏洞。

一：空袭计划竟在商业聊天群里敲定

首先令人费解的是，事关军事打击的国家安全机密，竟然是在一个普通商业聊天软件中展开的讨论。是的，你没有看错，美国国家安全高层竟然将如此敏感的决策，放在一个类似Slack或者Teams的线上群组中处理。公众认为，此举暴露了特朗普政府高层在处理国家大事时的“业余和离谱”。

二：把记者拉进了群

更荒唐的是，这个群里进来了一位记者，而且是被群主“主动”拉进去的。这位“误入”的不是无名小卒，而是美国《大西洋月刊》的

总编辑杰弗里·戈德堡。这个群里可谓“星光熠熠”：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等18位特朗普时代的核心成员赫然在列，而且正在群里密谋如何打击胡塞武装。

三：真实内容令人震惊

但事情的发展，很快就

让这位总编辑感到不对劲。3月14日上午，群聊突然热闹了起来，副总统万斯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开始就是否对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航运作出军事回应展开了详细探讨。

万斯表示担忧：“我们认为我们可能正在犯错。相比欧洲40%的贸易要经过苏伊士运河，美国只有3%。公众可能很难理解这场军事行动的必要性，这才是真正的风险所在。”

赫格塞思回应称：“副总统，我理解您的顾虑，并且高度认同您指出的关键点，这些影响确实难以预测。”

四：事件曝光后遭猛批

事情败露后，美方并没有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反而陷入了互相推诿的“甩锅模式”。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表示：“如果这些消息属实，这将是我所见过的最严重的安全失误之一。”另一位民主党大佬舒默则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种安全漏洞简直是业余行为，这将威胁人员安全，动摇国家安全基础。这群人显然不具备履行职责的能力。”

（据网易 3.26）

土耳其实威潮流